

去荒麦岭的路

石泽丰

去父亲的坟地,要走那条去荒麦岭的路。路是羊肠小路,那里留下我童年许多美好时光,有晨露,有黄昏,有欢乐也有忧伤。路再熟悉不过了,三十多年前,放牛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走上一遍。从屋后出发,路串着菜地,再串着山林,尽头就是荒麦岭了。荒麦岭的地很荒,我记忆里,父辈们曾在那里种过荞麦,后来改种了花生、山芋之类的作物。如今这条路还是土路,它西边是杉木林,东边是松树林。林间有鸟儿,它们鸣叫,欢呼雀跃。只要顺着这条路,中途向东或向西一拐,就能走进两边的山林。那时,我常常这么走,走着走着,就会看到牛很温驯地吃着山间的青草,就会看到童年的伙伴坐在树荫下,咧着嘴相互取笑。

路是什么时候被“安放”在屋后的,父辈们都不知道,早年,我也没有追问过,现在更是来不及追问了,他们大多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印记里,他们总是低着头,脚踩落日或晨露。只因荒麦岭,他们这样来回渡完自己的一生,最终把自己也安放在了那里。自父亲最后一次从那里走出,我便在每年祭祀的日子里,总要拐进东边的松树林,拐到墓地,为他烧上一些纸钱。

2008年的这个时候,父亲突然患上了脑出血。头晕、体力不支、呕吐、半肢不能动弹……这是叔父们向我描述的他当时发病的情形。尽管救护车从三十公里外的县城呼叫而来,父亲还得走完这

条路,因为这条路车辆进不来,只能靠步行。他被乡亲们搀扶着,仿佛脚踩钢丝,歪歪倒倒。最终,父亲还是倒下了,他倒在了路边的那片松树林里。人生最后一次在那条路上行走,是在捡拾以前留下的脚印,还是为自己选择一方净土?听说那次父亲离家上路时,还不停地回头打量着他住过一辈子的瓦屋,然后亲眼看见别人替自己把门锁上。这一锁,锁断了父亲的归路。他的一生如这条去荒麦岭的路,短暂、平淡,没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在母亲为我带女儿的那些日子里,父亲一个人守着家。他除了喂养几头牲畜外,还执意在荒麦岭种了五亩多地的庄稼,豆子、花生、瓜子样样都有。听说在一个炎热的中午,他牵着牛走到松树林边时,头突然痛得厉害,他想坚持着走回家,但最终没坚持住,晕倒在一棵大松树下。整整过了两个多小时,父亲才缓过神来,沿着这条土路踉跄地往回走……这件事,父亲一直瞒着我,瞒到他离开人世。

父亲完成了从实践者到旁观者角色的转变,他安息在路边,树叶蔽日,看着我一次次风尘仆仆地归来,然后又满带忧伤地离开。在这条去荒麦岭的路上,我再也找不到父亲的背影,我仿佛失去了生命的根,即使回忆起童年在此留下的欢乐,它们也只不过是一道过期的新鲜蔬菜,于我,现在已索然无味。

拜谒左忠毅公祠

袁曙霞

终于来到了桐城,还没来得及去欣赏龙眠河的绿波,更无暇登上龙眠山顶,我在心里描绘着左光斗少年时的模样。拜孔庙时,也在遥想着左光斗读书的情景:刻苦,努力,认真,于是古老的文字便从纸上跳出,蔓延到田野、村庄、水稻、水利、民生;理想也从此扎根于内心:使大明兴盛,政治清明。

匆匆别孔庙,转弯就到了桐城中学。道路不宽,两边的香樟树在道路上空交织,形成林荫。走在古老的香樟树下,想着也许当年树下也曾留下左光斗的身影,因此倍感荣幸:我走了他走过的路,我见到了他见过的树。

右手边便是文都的北大街。这条街不宽也不长。牌坊上书“七省通衢”,眼前的青砖黑瓦,不起眼的低矮古旧的房屋,似乎在讲说他当年的繁华。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在并不宽敞的街道中弥漫。

北门街122号,便是左忠毅公祠,两边的白墙衬着枣红色大门。门不高大,但庄严,肃穆。这座建于崇祯年间的三进木构架抬梁式建筑,因门额上嵌着的原匾“左忠毅公祠”而具有浓浓的历史感,崇高感。

穿过时间的隧道,就见他端坐在二进的天井中。一身黑色,戴明代官帽,着明

代官服,面部严肃,目光深邃,右手持一本翻开的书。这正符合我心目中四百年前的那个左金都御史形象:端方,刚正,铁面,一身浩然正气。在他身后的门匾上刻着的正是“丹心贯日,浩气成虹”八个大字,这评价于他正正好。

站在他的面前,眼前总浮现四百年前的那个风雪天,寒风风雪中的古寺,他微服入寺,见到案上文章,一时内心欣喜,为发现人才而欣喜。于是他解下自己的貂裘轻轻覆盖在那位伏案而卧的书生身上,并为他轻轻地关上被寒风推开的寺门。此时的大明王朝内忧外患,不是正缺人才吗?

看着他塑像下方标出的生卒年,我感叹着,这个崇高的生命在人间太短暂了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生命都很短暂。即使把他定格在大明王朝,也嫌太短暂,但是他却不得不去了。原因么,我的理解是他在错误的时间里做了一件正确的事。封建王朝的大厦将倾,一己之力何足道?但他硬凭一己之力顽强地支撑着,哪怕被压得粉身碎骨。他的肺肝是铁石铸造,又怎会粉身碎骨呢?铁石还铸造了他精忠报国的灵魂,这高贵的灵魂一直守护在华夏大地的上空。我们奔向这座小城,就是想靠近他,靠近他的灵魂。彼时他已经尽力了,即使于事无补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这才是他的伟大之处,于是他成为大明王朝黑暗天空的一颗明亮的星。

这颗星,今天仍照亮着我们。



巡堤 莫树杰 作

芡实

章铜胜

芡实,俗称鸡头米。江南水乡的很多地方,都产鸡头米。清朝诗人沈朝初在《忆江南·姑苏四时食品词》里写:“苏州好,葑水种鸡头,莹润每凝珠十斛,柔香偏爱乳盈瓯,细剥小庭幽。”我的家乡鸡头米好,只是先贤没有留下写鸡头米的诗文,每想起来,颇觉遗憾,只能回味鸡头米甘甜微涩的味道了。每每此时,那种涩涩的味道似乎要更浓一些。

芡实,有野性,也贞静,还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合时宜。一种植物,有着某些人的某种品性,也是不合时宜的。不了解芡实的人,初见它的样子,不一定会喜欢。

家乡的芡实,多野生,生长于无人管问的河湖之中。三月,芡实的叶子初出水,碧绿如荷,比荷叶圆润。荷叶出水不久,就露出了水面,在水面上招摇,惹人在水边观望。可芡实的叶子,好像很贪恋水面的安逸,只是在水面上一天天地长大,一心努力生长,想要占据更大一块水面,从来没想到要伸出水面来。芡实,大概也是懒的,懒懒地浮于水面之上,随波逐流。芡实的叶子,并不平整,还有一些皱缩和刺。我们路过河湖边时,会摘一两片荷叶,但不会有人去碰芡实的叶子。这样也好,芡实就更安静地守着一隅,自顾自地生长着。

荷花开时,芡实也开花了。芡实开小小的,淡紫色的花。芡实的花,像睡莲一样浮在水面上,只是芡实精致的花苞外,有着密密的刺。有刺的花,是没有人去碰它的,人们只是站在岸边看看。荷花开时,在层层荷叶之上随风摇曳,此时,可能也没有多少人

留意在水面上静静地开着的芡实花吧。似乎没有见过紫色的荷花,一低头,看见水面上芡实的紫花时,如见一朵紫莲花,也会欢喜。

芡实的浆果成熟,外果皮也包裹着细而密实的刺,轻易不敢碰它们。芡实的果实,酷似鸡头状,有尖尖的喙,这大概便是其俗名的由来吧。采摘芡实的果实,需要借助简单的工具,还要有一定的采摘经验。四姑家住在圩区,离家不远的湖里有许多野生的芡实。芡实成熟时,戴上胶皮手套,连芡实梗一起拉上来,用剪刀剪下鸡头状的芡实,然后借助剪刀,剥开芡实带刺的外皮,里面还有一层软软的白色内皮包裹。撕开内皮,露出一粒粒的芡实来。每粒芡实的外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膜状物包裹,有点油性,去掉那层膜衣,便露出硬硬的果壳来。果壳呈暗绿,或黄褐色,只有石榴粒大小,咬开,粉质的果肉甘甜微涩。和同时生于水中的菱角、莲子之类相比,口感相去甚远。采摘芡实时,一般是连芡实梗一起拉上岸的。芡实的梗上也有刺,连带刺的皮一起撕去,加盐略腌,素油清炒,加少许蒜子、干辣椒,脆辣有味,是夏秋之际的开胃菜。去皮的芡实梗,在菜市上很畅销,而新鲜的芡实却少人问津。芡实要晒干后,才送去市场上卖。芡实与芡实梗,不知道谁是核,谁是珠。

汪曾祺在《夏天》一文中说:“鸡头米老了,新核桃下来了,夏天就快过去了。”在菜市场上看到有人在卖去皮的芡实梗,就想起了在四姑家采芡实时的情景,想起芡实满身的刺和甘甜微涩的味道。鸡头米老了,老得快咬不动了,夏天真的就要过去了。